

真实的故事感动世人 传递世界名人的智慧

世界名人传记

1851-1905

海伦·凯勒自传

身为盲、聋、哑三栖残疾人，她读的书比许多正常人还多，而且有七部著作问世。



HAILUNKAILEZIZHUAN



HUJIE MINGREN
ZHUANJI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名人传记

海伦·凯勒自传

史荣新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佩雄

封面设计:胡 艺

世界名人传记

海伦·凯勒自传

编 著:史荣新
出 版: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开
印 张:8.5 印
字 数:1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80702-359-7

总定价:600.00 元

本册定价:25.00 元

目 录

- 一 我的童年 (1)
- 二 遭遇不幸之后 (7)
- 三 爱的常识 (15)
- 四 唤醒我心灵的一天 (19)
- 五 多想些如意的事儿 (24)
- 六 我掌握了表达感情的秘诀 (28)
- 七 读书的日子 (33)
- 八 我警觉地等着圣诞老人的到来 (41)
- 九 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 (44)
- 十 是谁在海水里放了盐 (49)
- 十一 在大自然中撒野 (52)


• 海 伦 · 凯 勒 •

- 十二 到北方去生活……………(58)
- 十三 我会说话了……………(61)
- 十四 罩在我童年时代的一朵乌云(67)
- 十五 博览会改变了我的兴趣……(77)
- 十六 开始想学拉丁文……………(83)
- 十七 父亲之死遮盖了光明的日子(86)
- 十八 我一定要读哈佛大学……………(90)
- 十九 克服困难努力求学……………(97)
- 二十 在大学考试中挣扎……………(103)
- 二十一 文学就是我的理想……(112)
- 二十二 我喜欢划独木舟……………(125)
- 二十三 朋友——生命中最甜美的
特权之一……………(137)
- 附录 海伦·凯勒的光明世界…(147)



— 我的童年



- 1 -

若是推远了说，任何国王的祖先中，也有做过奴隶的人；而奴隶的祖先中，也有做过国王的人。

我以一种惶恐的心情，开始写我生命的故事。我犹豫着，对揭开那像金色薄雾般掩盖着我童年时代的面纱，感到踌躇。写自传是一种艰涩的工作。当我试图把我早年的印象加以划分时，我发现从以往到现在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事实和幻想如同梦幻。是一位妇人以自己的幻想在描述孩子的经历：在我的幼年还留有些栩栩如生的印象，除了“幽室的阴影残存”以外，我对童年不少的喜乐哀恸已感模糊，由于一些重大的发现兴奋得使我把早期接受教育时的几件大事忘得一干二净。为了避免冗长乏味，因此，我只着重描

述一生中认为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一八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诞生在阿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多斯康比亚的小镇。

父亲的家族始源于卡斯伯·凯勒，世居瑞士，并在马里兰州定居。我的瑞士祖先中，有一位是苏黎世的第一位聋哑教师，并曾写了一本关于聋哑教育的书——真是一个奇妙的巧合。当然，若是推远了说，任何国王的祖先中，也有做过奴隶的人；而奴隶的祖先中，也有做过国王的人。

我的祖父是卡斯伯·凯勒的嫡嗣。他“进入”了辽阔的阿拉巴马州土地后，便在那里定居下来。我曾听说，他每年总会骑马由多斯康比亚镇到费城去一趟，购买农场的日用品。我的姑母收藏着很多他写回家的信，这些信件把他的旅程描述得生动有致。

我的祖母凯勒是拉法叶一位副官名叫亚力山大·莫尔的女儿，也是早期维吉尼亚殖民地总督亚力山大·史伯乌的外孙女。她也是南方李将军罗伯特的第二位表妹。

我的父亲，阿瑟·凯勒在南北战争时是南军的上尉，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太太并比他年轻得多。母亲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果德依为妻，在麻州的纽贝梨镇住了好几年。他们的儿子



查理·亚当斯便在那里出生。后来他们迁居阿肯色州的赫勒拿市。当南北战争爆发时，他替南方打仗，官拜准将，娶露西·海伦·爱弗勒为妻，她与爱德华·爱弗勒和爱德华·爱弗勒·赫尔同一家族。战争结束后，他们举家迁往田纳西州的曼非斯市居住。

在病魔夺去我的视觉和听觉以前，我一直住在一栋只有一大间四方房间和一小间佣人卧室的屋子里。依南方人习惯在家园旁边加盖一间小屋子，以备临时应用。内战结束后，父亲就盖了一间小房子。婚后他同母亲便住在这里。整个房子都被葡萄藤，攀缘的玫瑰和忍冬花遮蔽着。从花园望去，它似乎是一个亭子。黄玫瑰和南方的牛尾花藏密得把小走廊都掩蔽起来。这是蜂鸟和蜜蜂最喜欢光临的地方。

凯勒家园是我们的住处，距离那小玫瑰园只不过几步路程。我们称它“常春绿”，因为房子和四周的树木、篱笆都被美丽的英国长青藤遮盖住了。家中的旧式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

老师还没有来以前的日子里，我已习惯了沿着那个正四方、僵硬的黄杨木树篱去摸索，凭着嗅觉的引导，我可以找到第一丛紫罗兰和百合花。这地方也是我在发脾气后寻求安慰的地方，我会把涨红的脸孔躲藏在凉快的树叶和青草丛里，这是何等的乐事，能使自己迷失在



这百花齐放的花园里，愉快地四处漫游，直到突然碰到一个美丽的葡萄棚，凭它的叶子和花，就可认得出来，并晓得它就是花园另一端掩盖着荒废的夏天小屋的葡萄棚。这里还种有蔓延的铁线莲、低垂的茉莉花，和一些罕见的称为蝴蝶百合花的花朵，由于它的花瓣脆弱且很像蝴蝶翅膀而得名。百花中最可爱的却是那些玫瑰花。我从来不曾在北部的花房里，发现在南方家园惹人怜爱的玫瑰。它们通常像彩饰般挂在走廊上，花香四溢，不受这俗尘气味的沾染。大清早，浸洗在朝露中后，它们是如此柔嫩，如此纯洁，我不禁猜疑它们是否是上帝乐园里的水仙花。

我的生命起点是单纯的，跟一般人无异。正如每个家庭中第一个小娃娃一样。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为了我的命名问题，他们讨论过无数遍。第一个小生命的命名岂能马虎随便，每个人都是如此强调这点。我父亲建议用 Mildred Campbell，那是一个他极为尊敬的祖先名字，他谢绝更进一步的讨论，最后还是母亲解决了这难题，她希望我袭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艾弗勒。但是父亲抱我去教堂的途中，由于过分兴奋，竟把名字忘掉了，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曾拒绝过用这个名字啊。当牧师问到婴儿的名字时，他只记得已经决定沿用外祖母的名字，结果他把外祖母的名字记成海伦·亚当



斯。

他们对我说，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已经表现了热切而逞强的个性。看到别人做的事，我都固执地去模仿。六个月大时，我已能够发出“*How dye*”的声音了。有一天，我清楚地说出“*Tea, Tea, Tea*”时，吸引了每一个人的注意，甚至在我罹病后，我还没有忘记在最早的几个月中所学到的几个字的一个“水”字。并且说我连续地对这个字发音，直到说话能力完全丧失后，我仍然设法把这个字念出来，直到我学到拼出这个字时，我才停止发出“*wah - wah*”的声音。



- 5 -

他们告诉我，当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我母亲刚把我从浴缸中抱起来放在她膝上时，我的目光忽然被那在光滑的地板呈现出日光下飞舞闪动的树影吸引住。我从母亲膝上溜下来，几乎向着它飞奔。因为太冲动了，结果跌倒在地上，哭着要她抱我起来。

好景不常，短暂的春天，一个充满了知更鸟与反舌鸟的悦耳歌声；花果累累的夏天和金红色的秋天都过去了，留下了它们的礼物在这满怀热望、快乐的小孩脚下。然后，在可怕的二月里，病魔使我合上了眼睛，闭塞了耳朵，逼我活像一个新生婴儿懵然无知。他们说是严重的胃、脑出血，连医生都认为我无可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忽然我的热度减退，就像它来时一样的突然

和神秘。那个早晨，一家人都欣喜若狂，但他们，甚至医生都不知道我从此以后，不能再听到和看到任何事物了。

我至今仍然能够依稀地回忆起那场病，特别记得是母亲抚慰我时的温柔。有时候我很清醒但苦恼不堪，有时候会因为极端的痛楚，往往从半睡半醒中惊醒，我的干枯炽热的眼睛转向墙壁，远离那曾是我喜爱的光。我对光日渐感到模糊不清了。除了这些转瞬即逝的记忆外，其他的似乎已不成事实了，仿若一场噩梦。我渐渐地习惯了包围着我的寂静与黑暗，并已忘记了跟以前有什么不同，直到她——我的老师——来减轻我的灵魂负担。但在我的生命里最先的十九个月，我曾经瞥见那宽阔的绿色田野，明朗的天空及树木、花卉，却是后来的黑暗所不能完全抹杀掉的。倘若我们曾经看见过一次，“那日子及它所显示的都归于我们。”



二 遭遇不幸之后



-7-

当我的脾气发完了之后，便有一种类似忏悔的感觉。可是，我记不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痛彻改过，一遇到不能称心满意的事，便又乱踢乱打起来。

我已回忆不起来病后第一个月里所发生的事情。我只知道那时我坐在母亲膝上或她忙着家务时，我便依在她的身旁。我的双手触摸到每样东西，感触到每一个动作。我因此学会了很多东西。不久我感到需要同别人交谈，于是开始打着生硬的手势：摇头表示“不”，点头就是“是”；拉表示“来”，推就是“去”。我是不是需要面包？则我就做出切面包和涂上牛油的动作。倘若我要母亲为晚餐做点冰淇淋，我使用手势表示用冷冻机或做出颤抖的样子表示冷。此外，母亲教我很多事。当

她希望我替她拿些东西时，我总会晓得。于是我跑上楼或到她所指示的地方。在我的长夜里，能有光与美好，实在要归功于她爱的智慧。

我明白了很多在我生活上的事情。五岁时，我学会了把由洗衣店拿回来的干净衣服折好放在一边，并能从其中的衣物中，分辨出我自己的衣服。从母亲和姑母的衣着上，我便晓得他们要外出了，于是我坚持地要求她们带我同去。当有聚会时，她们一定带我参加。在客人离去时，我向她们挥手，我想那时我对这个手势只是一知半解罢了。

有一天有几位先生们来探访我的母亲，我感觉到前门有关门及其他声音，显示他们已经来了。突然一种想法使我乘没人阻止我以前很快地跑到楼上，穿上一件见客衣服。我站在镜前，正如我看见别人所做一样，我用油涂在头发上并用粉厚厚地敷在脸上。接着，我把面纱夹在头发上，让它遮住了我的脸部，并且让面纱垂到双肩，我又在腰上绑一个腰垫，拖在后面，几乎要碰到裙边。就这样打扮妥当，我才下楼去帮忙招呼客人。

我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体会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我知道那是在老师到达之前。我曾注意到母亲和我的朋友们都是用口交谈，而不像我一样用手势。有时候我站在两个正在谈话的人之间，触摸他们的嘴唇。我既不



明白又感困惑。我移动着嘴唇激动地打手势，但一无所获。有时候我激怒得乱踢乱叫，直到我筋疲力竭为止。

我想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顽皮，因为我明白踢护士艾拉会使她受伤。当我的脾气发完了之后，便有一种类似忏悔的感觉，可是我已记不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不能痛彻改过，只要遇到不能称心满意的事，便又乱踢乱打起来。

在那些日子，我的忠实伴侣只有那个厨师的小女孩玛莎·华盛顿和一只名叫“贝利”的老猎狗，它年青时是一只出色的猎犬。玛莎·华盛顿懂得我的手势，所以每次吩咐她做的事情，都做得干净利落。我能够支使她，不禁沾沾自喜。她每次都不愿冒拳足交加的危险而屈服在我的专横之下。我身体结实好动，做事不顾后果。我很了解自己的意志，总是喜欢我行我素，甚至不惜一战。我们在厨房里度过了不少时光：在那里揉面团，帮忙做冰淇淋，磨咖啡，争着饼糕锅的问题，或者去喂那些挤在厨房石阶前的母鸡和火鸡。它们大部分都乖乖地从我手上啄食谷米，并让我摸摸它们。有一天，一只火鸡从我手上抢去一个蕃茄，然后跑开。我也许从这位火鸡先生那里的成功触发起灵感吧，于是我把厨师刚刚加上糖霜的生蛋糕拿到柴堆中吃个精光，事后我身体不舒服，不知道那只火鸡有没有得到同样的报应？



珠鸡喜欢在隐蔽处筑巢，我最高兴的莫过于在长草堆中寻找珠鸡蛋。当我想去寻蛋时，我没办法跟玛莎·华盛顿说明白，只好用手作圈放在地上，表示草堆里有圆形的东西，玛莎便领会我的意思。如果我们运气好找到鸟巢，我便会坚持要亲自把珠鸡蛋带回家，我用手势强调地表示她可能会摔一跤，把蛋打破。

谷仓、马槽及早晚挤牛奶的牛棚给了我和玛莎无穷的乐趣。挤牛奶的工人工作时，让我把手放在牛身上。挤奶的人会让我把手放在牛的乳部，而我常常会因为好奇而被牛尾打个正着。

筹备过圣诞节也是使我高兴的事。当然我不能看个究竟，但我很喜欢屋子里的芳香气息，和那些为使我和玛莎·华盛顿保持安静而给我们的食物。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可悲的，但却一点也不影响我们的快乐。他们让我们磨香料，检查葡萄干，和舔舔那些搅拌过食物的调羹。我模仿别人去挂起我的长袜，却忘记了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仪式，也记不起有没有因为好奇而在天亮以前爬起来找我的礼物。

玛莎·华盛顿和我一样最喜欢恶作剧了。在一个盛夏的七月下午，两个小孩子坐在走廊的石阶上，一个像黑檀一样黑，用鞋带扎起绒毛似的一束束的头发，好像很多螺丝锥长在头上一样。另外一个皮肤白皙，一头



金黄色的长长卷发。一个是六岁，另一个稍为大两三岁。比较小的那个小孩是瞎子那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玛莎·华盛顿。我们正忙着剪纸娃娃。但是不久我们便厌倦了这项消遣，于是我们把鞋带剪碎，又把就近的忍冬花叶子通通剪下，跟着我的注意力转向了玛莎头上的螺丝锥。起先她反对，结果还是屈服了。她认为一报还一报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她抓起剪刀，剪掉了我一缕头发，假如不是我的母亲及时赶来制止，她很可能会把我的头发剪得精光呢。

我的另一个伴侣名叫贝利，是一条懒惰的老狗，它宁愿在火炉旁边睡觉也不愿陪我玩，我尽力去教它手语，但它既迟钝又不留心，有时在刚开始时它会兴奋得有点颤动，然后变得慎重行事，就像一只狗要抓鸟一样。那时候我不明白贝利为什么有这种样子，但我却知道它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颇为困恼，而每次的课程都会变成一面倒之拳赛。贝利便爬起来，伸伸懒腰，轻蔑地吸几口气，又走到火炉的另一端，再次躺下，而既疲倦又失望的我，只好离开那地方找玛莎去了。

早年的很多往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是孤立的却又异常清晰，使我越是感觉那段生活的寂静、漫无目的和黑暗。

有一天，我无意中把水溅到围裙上，于是我把它摊



在客厅那熊熊的炉火前想把它烘干，我嫌它干得不够快，便走近些把围裙扬在热灰烬上面，马上就引起了火，火焰向我扑来，包围着我，顷刻间，我的衣服便烧起来了。我发出恐怖的叫声，惊动了我的老护士维妮赶来拯救我。她拿出一条毛毯向我扑过来，几乎使我窒息，但总算把火弄熄了。除了两手和头发以外，我没有受到严重的烫伤。

大约在这时候，我发现了钥匙的用途。有一天早晨，我把母亲锁在贮物室里面，害得她在里面呆了三个钟头，因为那时候佣人都在房屋的另一独立部分。她不断地敲门，而我却坐在门外的石阶上，开心地大笑，因为我感觉到敲门的震撼，我这次最顽皮的恶作剧，使得双亲认为我必须及早接受教育。我的老师苏利文小姐来了后，我趁着一个机会把她反锁在她的房内。我拿着一些我母亲示意要我交给苏利文小姐的东西上课；但当我一把它交给苏利文小姐后便马上把门砰然关上，上了锁，把钥匙收藏在客厅的衣橱下。我不肯说出钥匙的所在，父亲只好拿一把梯子从窗口把苏利文小姐带出来。我高兴极了。几个月后才交出钥匙。

大约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从那间长满葡萄藤的小屋，搬到一间大的新屋子里。我们的家庭成员有父母亲，和两个异母兄长及后来加上的一个小妹妹蜜莱莉。